

# 生衆度中性空於薩菩



## 「大智度論」集粹之七十二

菩薩以度衆生爲第一願望，故菩薩勤修白淨法，使自己不因度衆生而被染污。須菩提對菩薩爲什麼不被染污不太明瞭，故請問佛陀：

「菩薩摩訶薩住何等白淨法，能作是方便而不受染污？」

白淨法者，是指一切善法而言，但善法分二種，一是入世間善法，二是出世間善法。入世間善法是有染善法，如父母慈愛兒女，兒女孝敬父母，都是入世間善法，修這等善法有所着，所以有所染；而修出世間善法者，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等，修這等善法無所着，所以無所染。故修出世間善法能成就般若波羅蜜，因此佛陀答須菩提說：

「菩薩用般若波羅蜜，作如是方便，於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中，饒益衆生，亦不貪着是身，何以故？著者、著法、著處，是三法皆不可得，自性空故，空不着空，空中無着者，亦無著處。何以故？空中空相不可得故，須菩提！是名不可得空，菩薩住是中，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這段話的意思是說，菩薩修得了般若波羅蜜以後，即知諸法性空，故於空中一無所着，雖於十方恒河沙等諸佛國中饒益衆生，却不執有衆生得度，甚至連自身亦無所着，一切不着，才是真正的性空。於空性中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又問佛：

「菩薩但住般若波羅蜜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住餘法中耶？」

佛陀在前面說菩薩住般若波羅蜜中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這是結說，因爲修一切的法，如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等，最後無不成就般若波羅蜜，所以說：菩薩住般若波羅蜜中，即賅其他各種出世善法了，但須菩提不知道這道理，所以有上問。因此，佛陀反問須菩提：

「頗有法不入般若波羅蜜者不？」

## 智 銘

須菩提沒有正面答覆佛陀的這一反問，却提出另一問題，他說：

「若般若波羅密自性空，云何一切法皆入般若波羅密中？世尊！空中無有法若入、若不入。」

須菩提認爲般若波羅密既自性是空，則空性中應無所入，也無所不入。所以認爲佛說一切法入般若波羅密中是錯誤的。但佛陀問他：

「一切法，一切法相，空不？」

須菩提答說：

「空！」

佛陀即抓住這「空」的道理追問須菩提：

「若一切法、一切法相空，云何言一切法不入空中？」

須菩提並不因此就範，他認爲一切法、一切法相既都是空，則空中一無所有、也一無所作，爲什麼菩薩還有以神通力的一切作爲，所以他問佛：

「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密時，住一切法中，能起神通波羅蜜？住是神通波羅密中，到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供養現在諸佛，聞諸佛說法，於諸佛所種諸善根？」

須菩提認爲菩薩於空性中竟有這些的作爲，豈不有些矛盾，然佛陀告訴須菩提：

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密時，觀是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皆空，是國土中諸佛亦空，但假名字故。諸佛現身所假名字亦空。若十方國土及諸佛性不空者，空爲有偏，以空不偏故，一切法、一切法相空。以是故，一切法、一切法相空，是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密，用方便力，生神通波羅密，住是

神通波羅密中，起天眼、天耳、如意足、知他心、宿命智、知衆生生死。若菩薩遠離神通波羅密，不能饒益衆生，亦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這段話的意思是說，菩薩是住於空性中，以神通力住十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國土供養、聞法、種善根；也住於空性中起諸神通去饒益衆生。所以供養諸佛，並不執着諸佛相；饒益衆生，也不執着衆生相。在菩薩的空性中，此空與彼空，空空相等，空空一如，因此空中無偏失。所以菩薩能以神通力去去饒益衆生。正如「金剛經」所說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菩薩饒益衆生，心中無衆生相，因無衆生相，所以饒益衆生乃能無所不爲。如佛陀說：

「如是菩薩摩訶薩，用無所得法故，起神通波羅蜜，用是神通波羅密，神通所應作者能作，是菩薩用天眼通過於人眼，見十方國土。見已，靠到十方，饒益衆生；或以布施、或以持戒、或以忍辱、或以精進、或以禪定、或以智慧饒益衆生；或以三十七助道法，或以諸禪、解脫、三昧；或以聲聞法、或以辟支佛法、或以菩薩法、或以佛法，饒益衆生。」

菩薩以這些的法如何去饒益衆生呢？爲慳者說如是法：

「諸衆生：當行布施，貧窮是苦惱法，貧窮之人自不能益，何能益他？以是故，汝等當勤布施，自身得樂亦能令他得樂。莫以貧窮故，共相食噉，不得離三惡道。」

爲破戒說：

「諸衆生：破戒法大苦惱，破戒之人，自不能益，何能益他；破戒法受苦果報，若在地獄、若在餓鬼、若在畜生。汝等墮三惡道中，自不能救，何能救人？以是故，汝不能隨破戒心，死時有悔。」

若有共相瞋諍者，說如是法：

「諸衆生：莫共相瞋，瞋亂心人，不順善法，汝等今共相瞋亂心，或墮地獄，若餓鬼、畜生中，以是故，汝等不應生一念瞋恚心。何況多？」

爲懈怠者說法，令得精進；散亂衆生，令得禪定；愚癡衆生，令得智慧，亦如是。行姪者，令觀不淨，瞋恚者，令現慈心；愚癡衆生，令觀十二因緣，行非道衆生，令入正道，所謂聲聞道、辟支佛道、佛道。

又，爲是等衆生說如是法：

「汝等所着，是法性空，空性法中不可得著，不着相是空相。」

佛陀特別提醒須菩提說：

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住神通波羅蜜中，爲衆生作利益。菩薩若遠離神通，不能隨衆生意說善法。以是故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應起神通。譬如鳥無翅不能高翔，菩薩無神通，不能隨意教化衆生。」

由以上的說法中，即知菩薩摩訶薩，必須修具般若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成就以後，即知諸法皆空。菩薩住於空性中，上則修觀十方恆河沙等諸佛國土，供養諸佛，聞諸佛說法，於諸佛所種諸善根，但菩薩觀諸國土空、諸佛空、供養功德空、聞佛說法空，種諸善根空，因一切法皆空所以不着諸法。又菩薩住空性中，行諸神通，饒益衆生，但菩薩觀衆生空，觀饒益功德空，因一切皆空，故不着衆生相、不着功德相。菩薩於空性中度衆生，一無所著，故是行白淨法，一無所染。

(完)

(上接第35頁「談婆耆舍尊者的自憊」)

他這樣自憊而於我慢生厭離以後，就覺得心安而清淨了些。

婆耆舍尊者在每一次心生貪欲、我慢的時候，由於及時自責、自憊、生悔、生厭，惡心初起，即予除滅，故常能精進，不自放逸，專修自業的結果，逮得了三明。所謂三明者，就是

宿命明：能知自身及他身宿世的生死相。

天眼明：能知自身及他身未來世的生死相。

漏盡明：能知現在的苦相，成就了斷一切煩惱的智慧。

婆耆舍尊者既逮得了三明，心生歡喜，乃以偈讚歎三明說：

「本欲心狂惑，聚落及家家。

遊行遇見佛，授我殊勝法。

瞿曇哀愍故，爲我說正法。

聞法得淨信，捨非家出家。

聞彼說法已，正住於法教。

逮得於三明，於佛教已作。

苦苦及苦因，苦滅盡作證。

八聖離苦道，安樂趣涅槃。」

婆耆舍尊者最後趣入了涅槃，在他出家以後，犯過許多次的過錯，可喜的是他能很快地自我覺醒、自責、自憊，對所生貪欲、我慢即生厭離，他的過犯還沒有使佛陀有身、口、意嫌責之事發生，也沒有使自己陷溺至無以自拔的境地。這完全要歸功於他自己能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，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，將那方生的貪欲、我慢予以遏制，最後逮得了三明之利。在這末法時期，佛弟子能自責、自憊，於貪染生厭離之心的人，實在太少了，婆耆舍尊者的所行，實在可以作爲典範。

註：文中所錄的偈文是節錄，因原偈很長，故擇重要的偈句摘錄下來，以作爲修習的參考。